

乡村记忆

印象城东河

闫乐义 冷大川

距招远市政府东约1里处,有一条南北贯通的长河,就是乡亲们口中的城东河,今名金泉河。如今这河流,水质清澈,游鱼翔集;水草丛生,鸟雀翩飞;大理石砌就的河堤,美观牢固;河边有木桩铁栏,可凭栏观景;人工小路顺弯就势、四通八达;花草树木栽种别具匠心、高低掩映;亭舍廊道遥相呼应、如诗如画……这里是市民休闲生活的最佳去处。

然而,儿时的城东河却是另一番模样,从小在河边长大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河水暴涨,泛滥成灾,危害乡邻的情景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东河,东岸是李家庄、汤前、汤后、冷家庄等村,北关东、东关、南关东、小曹家等村则排列在西岸,河套有300多米宽。除了河道,全是沙滩,河道弯弯曲曲,沙滩白茫茫一片。春天里,大风骤起,砂砾起舞。到了雨季,暴雨接连几天下个不停,河水暴涨,波涛滚滚奔涌袭来,如同脱缰的野马。洪水漫过堤岸,给两岸村庄造成极大的威胁,雨季防洪抢险是村民的头等大事。

记得有一年,倾盆大雨整天整宿地下个不停,天还没放亮,街上就响起了急促的锣声。锣声就是防洪抢险的信号。村民们有过大水淹村庄的经历,听见锣声,纷纷拿出铁锹、草袋、抬筐等工具,自发地冒雨奔向村西河堤。

当年的河堤是村民用土堆积的土坝,经年累月,高低不等,宽厚不均。很多地段高出地面不足两米。我们冒雨随大人来到村西坝上,见坝堤上已到处是人,有的已在往低矮处筑石加土,有的在巡回查看。铲土装袋的、抬送运输的,都在竭尽所能地为应对突发险情出力。

从东往西,几百米宽的河套,全是汪洋一片。平日里高耸的沙丘,连同靠近堤坝地段种植的灌木丛林,全淹没在水中,只有树木在与洪水抗争。泥黄色浑浊的水裹着杂物,打着漩涡,吐着泡沫,汹涌奔腾。水中杂物中有大棵的树木,也有地里正在生长的花生、玉米,偶有木料、家具、草垛甚至猪羊鸡鸭等活物,顺流而下,时隐时现。

突见河道中涌起一长排好高的巨浪,有的大人说,那是龙在挡水。我们小孩子信以为真,眼巴巴地盼着看龙的现身。又有人解释说,那是大水遇到特大的障碍物。我们终于没有看到真龙的出现。有老人盯着坝堤不断上涨的水位,喃喃自语。大概是祈祷老天爷别再下了,再这样下下去,真的要决堤了,老百姓又要遭殃了。

雨终于停了,水位在逐渐下降。城东河上游源头距县城不足10公里,大水来得快,退得也快。渐渐地,高高的沙丘、河两岸的灌木相继显现了出来。这时候,有水性好的年轻人下到水里,捞取漂浮的杂物——木料、桌、柜等物件,甚至还有整棵的树

木,叫作捞“浮财”。看着他们在滚滚的洪流中时起时伏,时隐时现,特别是当他们牵拉着一棵树,顺流而下,游出好远好远,我们这些孩子着实既为他们担心,又佩服他们的胆量和勇气。

几天以后,水开始变清了,水流也缓慢下来,冲洗过的沙滩又恢复了白茫茫的样子。陆续有人拿着棉衣、棉裤、被褥之类难洗的大件到河中洗涤。有的摊放在大石块上,有的晾晒在家中带来的饭桌或长凳上。洗衣服时,他们有用脚踩的,有用棒槌敲打的。那些纯白色的衣物除了用肥皂外,有人还会使用白泥浆一浆,使其更白净。沙滩碎石上相继会有洗过的衣物晾晒,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。

由于水流大,河水较深,河道又成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好去处。在水流的拐弯处,常有冲刷成的大水坑。这里不只是水深,清澈见底,水底还有堆积的细沙,踩上去软软的,坐在上面,舒服极了。孩子们在水中打闹嬉戏,扎猛子、刨水花。偶尔会看到有鱼儿顶着浪花逆流而上,我们称之为“花丽板子”,被太阳光一照,鱼肚皮上会闪现出红、绿、白多种颜色的光。这种鱼不只是漂亮好看,身子也敏捷,游得极快。小伙伴们见到后,一拥而上,捉到鱼的会被投以羡慕的目光。还有河蟹,大多在岸边水草下的洞穴内。把手伸进洞内,水格外凉,手指时常会被螃蟹夹住,疼痛难忍。在洞穴里居住的不仅有螃蟹,还有蛤蟆等。水草中、石板上,是泥鳅藏身的地方。泥鳅身子细长圆滑,嘴边还长着两撇小胡子,并不讨孩子们喜欢。

有一种捉鱼方式很有趣。用一个脸盆,其上蒙一块薄布,布的中央挖开一洞,把用香油、麸皮拌就的饵料放于其内。选中水流较缓的地方,扒开细沙,将盆固定好。不多时候,就会远远地看到鱼儿陆续围拢过来。最常见的是一种叫白条的小鱼儿,灵活狡猾,不轻易上当。倒是那呆头呆脑、身体有点扁平的鲫鱼、麦穗鱼、沙里趴等,嗅到香味儿,争先恐后往里钻。等到鱼进得差不多了,蹑手蹑脚地走过去,一手迅速捂住布上的洞,一手把脸盆轻轻托出水面。望着活蹦乱跳的战利品,别提有多开心了。

玩累了,渴了,用手在沙滩扒个坑,捧起那渗出的清水喝一口,甘甜甘甜的,喝了还想喝。河中还有一种可口的美味,似蜗牛大小,有螺旋形状的螺丝,它们生活在水流平缓的浅水中,捡拾到柳条编就的筐篓中,放在温泉池中煮上十分八分钟,用棘针挑着吃,滑嫩可口,鲜美无比。

夏天时节在河中玩,特别应该注意的是,如果见到水流突然变大,并且混浊起来,特别是水中夹杂着泡沫急流而下,要赶快离开。那是上游下了急雨,我们那时称这种现象为“发干河水”。由于没有防备,时常会有人畜被卷走的现象发生。

三

河套的沙滩地带,曾是招远城

“二七”大集的场所。菜市,鱼市,粮食市,条编的筐、篓,胡秸、芦苇编的炕席、盒子等器具市场,就连猪羊、牛骡马等牲畜市场也都在这开阔的沙滩上。还有临时搭设的布篷饭馆,面鱼、火烧、拉面应有尽有,羊汤、凉粉、炒菜,花样俱全。不待走近,远远地就会飘来那种特有的香。杜家羊汤、东关肉盒、北关西拉面、汤前、汤后火烧、面鱼一度享有盛名。腊月的集市格外热闹,单是鞭炮市场就占了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开阔地。但在这望不到边际的沙滩上,却只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儿。

孩子们还有更感兴趣的事儿,是春天一到,那些赶集人扔掉的杏、桃、李子、樱桃、苹果等各种水果的核,会相继发芽,从沙土里钻出来,顶着大小不等的叶瓣。孩子们从叶片的形状上认得出是哪种水果,个个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喜欢的小果苗挖出来,捧在手中,如获至宝。

让人们最为困惑的是,城东河从没见过一座像样的桥。偶尔有极小型的木凳桥、石条桥,也是秋冬时节临时搭建,来年夏季被洪水一冲,或东倒西歪,或整体被卷走,从没见过有经年不被冲垮的桥。如果河水暴涨,被隔在两岸的人常常要等上好一段时辰。当年,我们河东岸几十个村子的学生都要去县城一中读书,几年下来,都碰上过这种隔岸思归的情形。

到了秋冬以后,河水突然“瘦”了下来,河道窄了,河水浅了,人们开始用碎石搭筑迈桥。这种只有不带任何负重的行人才可通过的迈桥,在当年城东河最为常见。如果挑着担或是推着车,是无法通过的。只有脱鞋赤脚,顾不上冰碴扎得双脚通红通红的。人尚且如此,牲畜更是这样,马车、牛车在河水中行进,水花伴着冰屑飞溅到半空。

四

为防治水患、造福人民,政府曾多次组织进行河道整修、改造。人民公社时期,征调沿岸大队民工肩挑车推,去弯取直,靠铁锹镢头疏通河道,加固堤坝。在上游源头修水库、建塘坝,多管齐下,水患得以消除。1969年,政府出资,部分大队抽调民工,土法上马,修建城东河大桥。桥的九个大型拱洞,硬是用沙子堆积做模型,用理石块、水泥砌就,每个桥墩也是拱洞结构,用理石、水泥、钢筋砌成。大桥的修建,彻底解除了两岸交通不便、人车蹚水过河的诸多麻烦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市里将水资源治理和环境美化统筹兼顾,根据人民现实生活需要,多次进行改建。单是大小不同、形式多样的水上桥,在几百米长的中心河段就有十余座,不仅美化了环境,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,还为市民休闲娱乐、观光提供了场所。

几十年光景,城东河早已变了模样,每当站在河边或是从桥上通过,总会有儿时影像浮现在眼前……

爬水塔

于新良

我们村吃上了自来水,水塔建得老高,水塔外壁有铁扶手。为防止小孩攀爬,下面两人多高的地方没有铁扶手,需要先搭个木梯子才能上去。我爸和建国爸爸过上一段时间就爬上水塔,给水塔内壁进行冲刷消毒。

一个晚上,我和建国壮着胆子扛来木梯,然后抓住上面的铁扶手悄悄爬了上去。我俩看着脚底下的灯火和头顶的星光,简直兴奋极了!

第二天我俩忍不住跟永波和京龙炫耀,他俩一听也要去。到了晚上,我和建国埋伏在水塔不远处,倘若永波和京龙真敢来爬水塔,我们就搞个恶作剧把木梯子抽走,吓唬他们一下子。

过了一会儿,永波和京龙果然来了,他俩看着太高不太敢上,我和建国就走出去嘲笑他俩。他俩受不了激将,立刻就爬了上去。

这两家伙爬上水塔以后太激动了,竟然站在顶上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大喊大叫起来。这可糟了,我爸和建国爸爸听见动静立刻就跑来了。我和建国打算跑,就听永波在水塔上面悄声喊:“把下面的梯子移走,别让他们发现了!”

我和建国把梯子藏起来,撒腿就溜,可很快就被大人逮住了。大人误以为是在我们叫唤,逼我俩回家睡觉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回家去,打算等大人睡了再出来接应。可能我和建国疯跑了一天太累了,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后我也没着急,以为建国会趁大人睡着后去解救,建国同样以为我会去解救,直到永波和京龙的爸妈找来说:永波和京龙没了!

我们吓坏了,说了永波和京龙夜里爬水塔的事儿。大人都慌了,跑到水塔底下朝上喊半天,也没人应。我爸和建国爸爸以为永波和京龙躲在上面不敢出声,于是嗖嗖地就爬了上去。水塔顶上没人,掀开轻铁皮盖板往水池子里瞅,也没人……我爸跟建国爸爸说:“这就怪了,铁扶手离地面这么老高,没木梯根本下不来,难道他俩掉进水池子,吸进水管子里去了?!”

一听这话,永波和京龙的爸妈顿时就嚎啕起来。没过多大工夫,就听见村里大喇叭响了:“各位社员注意啦,赶紧扭开水龙头放水啊,要是瞧见永波流出来,赶紧告诉一声啊,呜呜呜,俺是永波的妈妈!……呜呜呜,俺是京龙的妈妈,俺儿也掉水管里头去啦!”

正当满村找人、各家放水的时候,永波和京龙竟然好手好脚地回来了。

原来他们担心事情暴露,没敢回家,于是悄悄去邻村亲戚家避祸去了。见此情景,我爸和建国爸爸、永波和京龙的爸妈,他们的鞋底子都有了用武之地……

事后,我和建国问永波和京龙是怎么从水塔顶上下来的,可这两家伙高低不说。我和建国苦思冥想,差点急白头也没搞明白,那滋味,感觉比挨鞋底子揍都难受呐!